春秋義存錄

少閱胡氏春秋喜其文筆之清剛而寓[illegible]宋偏安事大
之書未必爾爾年過四十專心說經於[illegible]業廢蕭然忘
解曰孔子之作春秋史文之外別自有[illegible]說諸其[illegible]
也微獨左氏所引仲尼之言彰彰炳據若魯論中辯桓文之正
譎責武仲為要君檀弓之卿卒不繹坊記之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取妻不取同姓微言大義散見經子秦火雖酷烏得而滅沒
諸惜乎孔子家語漢後已失其真梁武帝所輯孔氏正言二十
卷唐人罕有見者藉令二書尚存則余之說春秋得以逐條援
引不至如是殘闕矣然即此經傳子緯存者什之三四可以想
見聖人當年述作又何敢以愚陋自諉而不為之編輯成書也
再更寒燠屬藁凡十二卷本孟子其義竊取之言題曰春秋義

存錄卷首採摭春秋綱領三十四條以備參考别撰春秋或問一篇以破千古疑端夫聖人析義之精豈特以警亂臣賊子而已哉舉凡朝會戰伐郊禘卒葬與夫天災物異以至一言一動極人事之微未斷自聖心均足垂敎子不云乎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又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乃作春秋之大旨也耆

康熙乙未歲冬十月望日平湖後學陸奎勳自序

春秋綱領三十條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荀氏況曰春秋善胥命

公羊氏高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於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氏仲舒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案貶天王絀滕侯朱子嘗疑之）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司馬氏遷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此魯史舊文不出聖人加貶）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曰春秋以道義

揚氏雄曰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何氏休曰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語出孝經鉤命決）此二學

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杜氏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范氏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王氏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

又曰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

韓氏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又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歐陽氏修曰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歐陽篤信孔子是矣但即以史文爲孔子之經說亦未允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伯子曰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爲正此所謂求之經

程叔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

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顔子得聞常語以四代禮樂是也

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卽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觀之以爲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非聖人之意

又曰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爲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辭桓之弒天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並其子孫而降爵乎

又曰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書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

皆求之而莫識其義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

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

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

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春秋或問

或問於余曰孔子作春秋未作之先即名春秋否與余應之曰名豈創自孔子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以春秋是春秋之名其來已久因也非創也或曰鄭氏通志引汲冢瑣語內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是可信與否與曰瑣語不足信也魯之春秋始自隱公元年耳或曰何所據而云然余曰春秋之名舊有數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一說也一褒一貶若春若秋又一說也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其說尤謬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是說得之顧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足

破千古之疑也或曰表年首事錯舉四時名不爽矣其必托始於隱何與余曰漢後諸儒見不及此請黜其謬而歸於一是有謂托始於隱傷魯隱之被弑者有謂隱爲讓國之賢君者有謂自隱訖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者皆曲說也夫知春秋所由命名卽知所以托始隱公之故烏庸襲前人之緒論而膠固窒礙於心哉余嘗閱竹書紀年内一條云魯隱公之元年正月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也晉改用夏正左傳後序亦載是說不禁豁然大悟曰得之矣當伯禽封魯之初史官固分自王朝者也歷代魯史必以天王紀年而不敢從本國之君自晉改夏正列國羣然效之故周正子月爲春天下皆不以爲春午月爲秋天下皆不以爲秋而魯之春秋雖改舊史之體卽以本

國之君紀年然寓尊王之義仍奉宗周正朔大書特書曰春王正月也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也此其所以表異於晉之乘楚之檮杌而韓宣子歎爲周禮在魯者職是故也或曰子既疑瑣語失實矣何爲而獨信紀年曰余之疑紀年者多矣竹簡殘缺有爲皇甫謐束晳諸人補綴者固不可盡信若此一條其本文非解春秋也而可以見春秋之名義所關甚鉅與夫托始隱公元年之故一節打通其有功於聖門不淺焉得疑爲僞撰哉或曰胡氏春秋謂以夏時冠周月蔡氏註尚書謂但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說可盡廢與余曰陽生子月亦可歫春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其一徵也若蔡氏謂仍以寅月起數即周亦用夏時矣孔子何必語顏子以行夏之

時耶考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改時改月之明驗也或曰改時改月漢書何足爲證卽左傳與經文相去亦有間矣安得遽從而信之余曰左傳與孔子春秋相爲表裏者也今疑左氏而信宋儒有是理乎且卽以經文考之如三書無冰襄二十八年但書春不書月桓十四年書春正月猶未足證成元年直書春二月無冰以夏正而言建卯之月無冰宜矣何必書之簡策耶總之說春秋卽當以春秋爲確據無庸雜引詩書以亂之也或又曰秦火之後春秋古經名見漢藝文志蓋卽就三傳中錄出經文以是爲孔子春秋也司馬遷謂孔子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最爲近古子乃不

從其說何與余曰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類皆魯史舊文也孔子未嘗刪改偶有特筆刪改者如天王狩于河陽則由以臣名君不可爲訓孔子自明言之矣若史遷謂吳楚之君自稱王孔子作春秋貶之曰子據戴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則吳楚僭王魯春秋本不書載豈由孔子貶削哉或曰漢後說春秋者奚啻百家雖學識議論不無淺深純駁之分其謂聖人筆削舊史以示褒貶大旨從同而盡反之可乎余曰某字爲褒某字爲貶說有不通復更其例聖人之書決不如是卽于朱子亦云推求一字之閒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豈至余而始黜其說乎或曰朱子所疑亦謂孔子只

據舊史文不以一字爲褒貶已耳若子所錄史文之外別自有義卽朱子亦無是說也而鑿空爲之可乎余曰自祖龍焚書孔子春秋湮沒久矣孟子生周之季乃親見孔子春秋者其言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非於史文之外別自有義者乎今據左氏所引孔子之義多至三十條公穀亦間有之他若檀弓之卿卒不繹爲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之義坊記之取妻不取同姓爲孟子卒之義表記之不犯日月不違卜筮爲四月四卜郊四月五卜郊之義確切不移焉得以我說爲鑿空哉或曰子所引三傳戴記是則可信矣摭及魯論周易毋乃牽合之甚乎余曰魯論中固多春秋之義如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

不正管仲不死子糾賢於召忽武仲以防求後是爲要君於義毫不牽合也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是爲晉殺陽處父之義聖人推明易理與春秋亦自吻合惟達人能見及此耳特以史外之義失傳者多聖籍遭焚無可援引若論語中使民以時人而無信之類雖未必因此一事而發然於春秋之義差近不得已姑錄之以見聖人垂誡之意而十條之中缺者過半余固不敢强爲穿鑿以滋後人之糾彈矣或曰趙氏屬有三傳同異考據子之見左傳與公穀孰爲優余曰春秋經文綱也左傳目也徵事必於左傳非公穀所能鼎峙也公穀於經文之外自發一論與愚所輯孔子之義其體略似無加於聖旣遠傳授失眞但言例而不言義差謬不啻千里矣或曰公羊所云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穀梁所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其語出自孔子否與曰似有所承但二子旣不明言余欲臆斷而不得矣或曰左傳果屬丘明所作乎余曰以丘明爲孔門弟子史遷之說也班固因之第觀魯論所稱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人似生於孔子前不在門弟子之列故伊川程子亦不敢信左傳爲丘明作也余幼喜讀左傳翫味久之見其文體互異非出一手自隱桓至宣成猶與尚書命誓相近襄公以降頗雜縱橫氣習且其書兼載孔子卒終於趙韓魏三家共滅知氏則左氏當屬戰國時人其非丘明明矣就中若劉累豢龍之事又必劉歆妄增以彰炎劉得姓之遠此稽古者所當自具隻眼不當曲守馬班之說而相將落坑也

或曰左傳終篇有斷以君子曰者如周鄭交質取郜取防之屬其言皆不合理而所引仲尼之言宋儒頗有辯其誣者予悉取而錄之以爲聖人之義其然豈其然乎黎曰左氏所斷誠有與理背違者至所引聖言不得謂爲誣也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劉氏敞曰非仲尼之言也盾之免與不免在乎討與不討不在越與不越夫趙盾豈眞弑君者孔子贊美董狐既歸獄于盾矣越竟乃免一語蓋聖人之恕道也非劉敞所能見及也陳殺其大夫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黃氏仲炎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殷有三仁以比干爲仁必不以洩冶爲非且既以身許國矣豈可緘

默苟容以自立辟爲戒以善保身爲得哉夫直諫而死賢者莫不是之而聖人之義以爲死不如去此眞游夏不能贊一辭者而豈黃氏仲炎所能見及哉嗚呼微言既絕大義莫傳猶賴左氏存什之一可以推想聖人制作而反肆其瞽說黜以爲誣孔子不復生舉世遂若大夢之不復醒也良可憫矣或曰孔子生卒於義無屬子仍錄之何也曰公穀記孔子之生左氏記孔子之卒皆以是爲孔門之書故尊聖而變體錄之也余敢不仍其舊文乎或曰春秋絕筆於獲麟此非孔子之筆與余曰亦史文也孔子錄之以爲麟出非時故有道窮之歎而春秋亦於是卒簡矣何休以爲文成致麟杜預以爲感麟而作文止於所起後儒羣相附和其說皆不足信或曰積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勢也而予剏此

一書以爲春秋眞本從茲再見是猶持簣土障決河也能乎哉
余曰古今不同心一耳聖凡不同理一耳合乎人心當乎天理
大者可以明王道撥亂而反正小者亦足埀世教別嫌而防微
春秋一書非孔子不能作者恃此義也非如公羊穀梁之拘牽
於例也晦翁復起當不易吾言矣或人於是灑然意釋默爾而
退焉平湖後學陸奎勳再書

春秋義存錄第一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吳縣門人呂願

隱公 姬姓名息姑惠公子在位十有一年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歲在屠維協洽

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 春秋元命苞

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 左傳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論語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禮運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而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

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皆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于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孔叢子

案王周正月之說左氏得之孔子語顏淵雖欲行夏之時以爲百王之法而於春秋一仍魯史舊文正月乃建子之月即以是月爲春王即當時之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失其義矣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家語作王者有似乎春秋下同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道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說苑

案此條乃劉向襲公羊家言疑非出自孔子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公羊作邾婁蔑公穀並作眛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左傳

此私盟之始義見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及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

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左傳

子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坊記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此王室下交之始左氏謂子氏未薨穀梁謂仲子爲惠公母皆非也公羊云桓母之喪得之義見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杜註宿小國此參盟之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非王命也 左傳

王臣私交之始義闕不敢妄引後倣此

公子益師卒

案穀梁以日卒爲正不日爲惡程子云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此條義雖失傳而孔子之因舊史文其說不刊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此會戎之始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入國之始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左傳

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論語

此大夫專兵之始 四年翬帥師義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盟戎之始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左作裂繻

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左傳

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哀公問

案公羊傳云譏始不親迎也穀梁傳云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胡傳因之張氏洽則云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違禮而無以正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婚義尤完備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外謂盟之始伯左作帛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穀梁傳

案子氏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惟穀梁隱妻於義爲長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名義所在毋容

苟也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共叔子之亂也 左傳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孔子曰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 史記龜策傳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于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无咎于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

協于三務之所釋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漢書五行傳

纂日食三十六其義略同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左傳

孔子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

案孔子答曾子問最重天子崩而王屬稱天之義於茲條可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程子云左作君氏誤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左傳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

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 韓詩外傳

案諸侯於臣猶曰取不曰假況王朝而可曰求乎後求車求金義倣此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

弒遂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公羊傳

子曰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重其始 說苑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

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何休公羊註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取邑忌婦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籲作祝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左傳

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同愼也周易

此弑君之始後宋督弑其君與夷義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特相遇之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左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

案宋殤欲定衛州吁是黨惡也與魯桓三年會于稷以成宋亂義同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左傳

此大夫會伐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朱子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最合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之義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桓公弟程子云春秋所不與也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作矢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 左傳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又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坊記

案書葬未有往會葬也前葬宋繆公後滕侯卒不書葬義可參觀

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國名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宮者何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 公羊傳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左傳

案汪氏克寛云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知隱公惟用六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仍僭八佾矣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得用諸侯之禮乎汪說於義差近孔氏穎達謂善其復正失之遠矣

邾人鄭人伐宋

螟

蟲災始此朱子云書山崩地震螽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伐國圍邑之始

報入郛之役也 左傳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表記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左作渝平胡傳訓輸爲納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左傳

孔子曰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曾子問

凡書公會者義倣此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公羊傳

案無事而書時書首月遵王朝正朔也義見元年春王正月後冬十月夏四月俱同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周易

案穀梁范註引易文於義最合

滕侯卒

義見五年葬衛桓公

夏城中丘

書不時也左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

此城築之始九年夏城郎義同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列國來聘之始

秋公伐邾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左傳

此伐邾之始張氏洽云苟欲悅宋而忘蔑之盟

子曰小人比而不周足見爲宋討邾之旨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王聘之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案穀梁以戎爲衛大謬左氏謂戎朝周而凡伯弗賓得之義見桓二年杞侯來朝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左傳

庚寅我入祊

案黃氏震云魯鄭皆懷利以相接者也季氏本云璧假許田在數年之後左氏謂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義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案宿別同盟之國而會不會葬義見前葬衛桓公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左傳

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穀梁傳

案盟詛不及三王穀梁之言必有所本錄之以補孔義之闕

八月葬蔡宣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此會君盟外大夫之始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穀梁傳

案范氏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聞問以諭諸侯之志傳云聘諸侯非正竊所未詳據此則胡傳以為天王失威福之柄不及張氏洽所云春秋詳王使之來魯知隱公之罪大矣於義差近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書時失也 左傳

案陳氏傅良云記異也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得春秋之旨矣愚謂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類孔子未嘗無說特其義多失傳耳

挾卒

挾公穀作俠

夏城郎

義見前城中丘役做此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左傳

義見十年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作正月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義同四年翬帥師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左傳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

秋宋人衛人入鄭義見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程子云鄭載合攻取三國之衆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作夏五月 時來公作祁黎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左傳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

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公羊傳

案魯史雖書公薨義同衞州吁弑其君完胡傳乃云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日公薨者仲尼親筆也豈有聖人作經而反爲亂賊隱諱者乎愚故曰春秋皆魯史舊文聖人斷之以義也然而佚者多矣

桓公　名允世本作軌惠公子隱公弟在位十有八年

周桓王九年歲在上章敦牂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案穀梁以春王爲句文義俱失其謂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得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左傳

取許田曷爲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春秋之初諸侯之爲惡必有辭焉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日利而巧文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陳傅良春秋後傳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水災始此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左傳

義見前衛州吁弒其君完

滕子來朝

杜註滕侯稱子時王所黜本樂正子記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左傳

義見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桓内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穀梁傳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據九月入杞當從左氏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左傳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表記

蔡侯鄭伯會于鄧此懼楚之始鄧國名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左傳

此書至之始義見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會於嬴成昏于齊也左傳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以

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坊記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公羊傳

案荀卿云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荀言必有所據可以補孔義之闕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程子云食盡為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義見前紀履綸來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三傳皆以送女爲非禮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穀梁傳

案穀梁此條以哀公所問爲子貢之言疑屬沿訛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案胡傳云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子以爲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然未知合義與否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蒐狩之始

書時禮也 左傳

狩者何田狩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公羊傳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仲尼燕居

案於狩合禮於地不合禮故兼錄左氏公羊之說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左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 論語

案趙氏匡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孫氏復曰闕文也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二說得之後夏五郭公義皆同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以爲欲襲紀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葬陳桓公

義見隱五年葬衛桓公後倣此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

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左傳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公羊傳

案孫氏復云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伉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極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其說較勝胡傳惜乎孔義失傳莫可援引

大雩 大雩始此

螽 公作蟓

冬州公如曹

六年

春正月寔來 程子云寔不反國故生名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公作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秋大閱簡車馬也 左傳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何休公羊註

蔡人殺陳佗

案朱子云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弒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至討賊之義可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參觀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

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

曰同 左傳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

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

案禮重嫡嗣君甍猶然生可知矣故備錄曾子問二條穀梁云疑故志之去聖人之義遠矣

冬紀侯來朝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註火田也譏盡物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案公穀謂失國生名似失之鑿與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義可參觀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黷祀也志不敬也　穀梁傳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經解

案書春正月己卯烝於前其義自見春秋此類甚多舉一可推其餘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張氏洽云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于魯則當復命于王今至魯而遂往逆后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王姬之道哉餘義見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左傳

義見桓二年 詳後來朝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穀梁傳

案穀梁之說未必合於孔義而王正月自應連屬下文胡傳駁之則文義俱失矣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杜註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義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案程子云特曰來戰以三國爲主共其惡也於義差近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杜註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案書執如此公羊以祭仲爲知權於義背矣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書奔始此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左傳

祭仲忽不爵而名以未沒喪不稱君也義見僖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此內大夫會盟諸侯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人杜註南燕大夫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案何氏休以躍爲佗子故惻其葬非也躍非佗子直魯人不會葬耳義見前滕侯卒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曷爲再日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權衡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 杜註即穀丘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左傳

子曰公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論語

譏宋屢盟無信 左氏尊責宋未合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三月葬衛宣公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曾子問

夏大水

案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傳三十三年晉襄敗秦師於殽義同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書

無冰

時燠也穀梁傳

案無冰之義雖失考而春秋之以周月紀事於茲可見

夏五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穀梁傳

案夏五之下脫月字闕文也義見前陳侯鮑卒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公羊傳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仲尼燕居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蔡人在衛人下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左傳

義同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左傳

義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鄭伯使雍糾殺祭仲謀洩而出義見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許叔入于許 許莊公弟隱十一年鄭入許使居許東偏至是乃入居位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穀作蒿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

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曾子問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義同前董氏仲舒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貶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上公有齊侯袲作侈

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左傳

義同艾之會伐鄭則愈失正矣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與二年公至自唐義同可參觀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案衛朔之奔公穀以爲不奉王命左氏以爲逐於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似得其實而義莫可考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穀作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奚穀作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人嘉之也左傳

癸巳葬蔡桓侯

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者誅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誅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生無爵者死無謚生有爵者死有謚孔子曰諸侯相誅非禮也 春秋權衡

案啖氏助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此劉氏說所本杜註謂稱侯謬家失其義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案書朔不書日趙氏匡啖氏傳皆以為闕文義見夏五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無與字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

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左傳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坊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坊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大戴禮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坊記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左傳

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周易

案晉桓之弒禍由文姜班氏充覽引恒卦九三象詞於義差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杜註九月乃葬緩

春秋義存録第一卷終